

编者按

以潮水为墨,以岛屿为笺。近几年,随着“和美乡村”建设和“小岛你好”海岛共富行动的一系列举措实施,我市海岛渔农村不断描绘着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新图景。鉴于此,我们将陆续推出展现舟山海上海上花园城市美丽风情与人文情怀的副刊专版,在这里,回眸沧海桑田,感受岁月变迁,触摸时代脉搏。

余家村的石头

□陈斌

石头是余家村光阴里最坚硬的骨骼。在长白岛西北部,绿林里,山峦上,灰白、粗粝的石块像一本本厚重的史书,更像一个个沉默的长者,带着数百年风雨剥蚀后的斑驳纹理,沉静地告诉我们,海岛古村真正的岁月沉淀下来,时光倒流,炊烟延缓,老屋露出木格窗和双翘脊。我们侧身穿过窄窄的石门,书页一翻,风力发电机的嗡嗡声立刻被按了静音。

清末民初,余家村的石头房变成了凝固百年的画境。我们这时候才愿意停步打量它,咖啡浮着白沫,像刚被浪打上来的小蟹,喝一口,海岛就在舌尖翻了肚皮,这就是阅尽千帆的意思了。

去年盛夏,我和妻子回长白岛,在村口,遇到一位阿伯,知道她是长白人,便指着层层叠叠的石屋攀谈起来。我们像听故事的孩童那样,静静地聆听数字的变迁,惊诧、叹息,为古村的兴衰。

余家村隐匿在三面环山、一面朝海的奋斗形山岙里。《村落考证》里记载,这儿曾是乾隆年间余姓、虞姓居民的迁徙地,是保存最为完整的古老村落之一,繁衍生息已有三百年的历史。先人开山取石,依山而建,层层铺展,院、墙、路全用石砌,坚固防风,入画入梦,有很多故事。尤其是穿过那条连接外界的长长隧道得见余家村时,如“穿越黑暗而见桃花源”。

余家村怀旧之物还有接天水的大水缸,是活泼泼蹲在泥地院子里的器皿。布满青苔的石板旁多这种大缸,下雨接无根水,天晴映蓝天白云,也被叫作“天水缸”。现在再腌不了梅干菜,只能腌自己的叹息。但我们太喜欢这老式的生活工具了,一口大缸,如镜如渊,敦厚守拙,偶尔有麻雀停驻。院落的角落也很好看,小小磨刀石上落满了灰尘,我用指节叩它,叮,是

铁锈味的回声。石头是死物,它们挤挤挨挨倚靠着一棵柿子树生长着沉睡。

多数石头房生长在视野开阔的高坡土地且能俯视全村的地方。此处的氛围“酿诗”极好,有一种海子诗歌的味道。我想着,和妻子下一次回长白,定要住上一晚,劈柴喂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听说有的人专程来寻找七零后的童年记忆,寻找床头木箱上的煤油灯用以治疗乡愁。这里为人所熟知的旧物还有手摇井、水桶、石台阶、碎石路、早年的标语等。余家村人家的日子每天清晨在公鸡的鸣叫声中集合,有专门的日光带着它们往和煦煦的方向去。炊烟正升起,老人们或在地里种菜复种菜,或坐在上街沿边悠然望大海。

老屋身上垂挂着很多藤蔓,不需要主人耐心地清理。“牧草之王”苜蓿若是开在这里,花语也该是守望与知足。清代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如今成了现代人的奢侈品。

妻子熟悉这里的各种建筑,介绍石围墙是百年前的防御,坚硬而冷峻,它能够挡海风、护家院、生青苔,属岁月留痕;镂空木窗也是百年前的审美,它精致脆弱,可观四时景、接纳阳光、通风透气,建筑史将其列为经典,它在老屋的主要使用方式,是框住风景,定格时光和流年;手摇井则是生命之源,长白人认为井水可养一方人。阿伯说,口渴之时,以井水饮之,一身皆爽。

剥落的“海防前哨”四字,“哨”字只剩“口”,像被谁咬下一半。它替古村守着静、慢、真,与世之喧嚣对峙。

我们走了,把落叶放进石缝,石头就此合上了嘴。

觅林“动静”

□妖微

我大抵是后知后觉的。这处位于白泉米林村谷底陈的觅林古树园原来早已出圈,成为新晋露营网红打卡点,而我是近期才获知的,于是在一个初冬的早上,从定海古城驱车前往。

米林村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谷丰登的丰收景象,想必是水泽丰沛的膏腴之地。沿途很安静,有着铁门小院的两层楼房、几堵白墙、几声犬吠,如同仅用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幅乡村晨曦静谧图。

狭窄的道路两侧,是不同风格的围墙,应该是有些年代了。几幢废弃的建筑物静静伫立,让我惊叹不已的,是那成片的、迎风摇曳的爬山虎,墙头、屋角、地面到处都是,简直无孔不入。正是叶子缤纷的季节,满眼的姹紫嫣红在暖阳的照射下微微泛光,煞是好看。如果说建筑凝固着时间,是静止的,这藤蔓之物却昭显着生命的力量,灵动又张扬。

我在民舍的墙面上,同样感受到这种静与动的结合。墙面未经修饰,灰白的、黑褐色的、水泥剥落的、平整的都有,画者根据墙体特征因地制宜地构图、着色。高高的窗台边,是孤独又热烈的柿子树,枝条稀疏、直抵屋檐;低矮的墙角,一女子正骑车经过,自由的风吹得她长发飘动、裙角飞扬。我喜欢这样的墙画风格,保持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又注入新鲜的叙事元素,情景交融,彼此成就,仿佛在这里,时间可以是古老的,又可以是飞驰、崭新的。

车子行至水库边,拐弯后驶过一段水泥路,刻着“觅林古树园”的硕大石碑出现在眼前,碑后那一大片较为平整的草坪,就是古树园的主要区域。冬季的草坪了无生气,草叶枯黄,中间心形水池几乎见底,有工人正在池边清理。一条人工引流渠顺着山势蜿蜒而下,直抵水池,沿途小桥亭阁,颇有气势。整个园区几乎没有游人,远处,园林工人作业时的机器轰鸣声单调地重复着。突然传来几声鸟叫,竟有一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春生冬藏,为了来年的水更盈,草更绿,此刻,万物蛰伏。

在园区“同心林”石碑附近,发现有一处简易搭建的咖啡吧,虽已“人去楼空”,两顶帐篷却好整以暇地杵在地面。当我靠近时,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你已进入监控区域”的提示声,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赶紧转身欲离去时,发现帐篷边的一篷紫花满天星开得正好,一阵风来花枝乱颤。

折回时,一种类似于捣衣服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心想,谁还会用如此古老的洗衣方式?循声寻去,竟是一老妪在家门口朝着空旷的菜地剁菜。手起刀落,一声接着一声,清脆响亮,又很有节奏。长长的菜茎被切成小段后,落入木盆中,想必是用来腌咸菜的。看着她认真投入的样子,不忍走近打扰。

村口一幢粉刷成白色、盖着茅草的房子,便是觅远私厨所在地。还未进入院子,先听得竹子做的风铃叮当作响。然后,我听到一阵欢快的交谈声,但却是“闻得其声、不见其人”,想必是女主人一边在厨房忙碌,一边家长里短、嬉笑欢语,全然未发现访客来访。两只长得几乎一样的小狗冲出来朝着我叫,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

我不理会狗吠,在位于院子中间围绕着一株树桩设立的环形卡座上入座。风,从敞开的窗口吹了进来,茅草发出轻轻的“嘶嘶”声,白色围幔跟着乱舞,簌簌作响。又一种有节奏的声响传入耳膜,侧耳一听,是锄地声。果然,围墙外便是农地,一老者正拿着铁锄高高抬起、低低放下,所落之处,泥土松散,欢快低吟。院内的声响是柴米油盐,院外的声响是寒耕暑耘,两者所奏响的,同样是关乎生活的乐章。

细品,冬日觅林古树园的“动静”,足够精彩。

在定海湾与时光相拥

□米菲

我该如何向你描绘眼前的这片海与岸呢?面朝大海,海风如同一位美丽温柔的姑娘,轻轻拂过这片无垠的草坪。草坪上,帐篷像雨后冒出来的小白蘑菇,密密匝匝地盛开——这里是2025年浙江省“百村万帐”的活动现场,一种崭新的露营哲学——以天为被,以地为席,将自我彻底归还给自然。舞台巍然立于草坪,周杰伦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一首首老歌如时光机,带我们瞬间穿越回青涩年华。

亲朋好友围坐,咖啡氤氲,茶气飘香。大人们闲话家常,孩子们则像跃动的音符,在绿毯上谱写快乐的乐章。

我又该如何诉说此刻的心情呢?一周的疲惫,在这里被海风轻卸。置身于这无垠天地,你甚至不需要帐篷,如果不怕小草刺挠你的后背,大可以仰面躺下,感受大地的坚实与温存。

若你沿着海岸信步,历史的痕迹便悄然浮现。土城墙炮台默然伫立,烽火台依然保持着守望的姿态;君子蕊音乐喷泉上,含苞待放的荷花象征着定海人民纯洁的品格;星海奇旅童趣乐园,一个充满想象与探索的空间,让女儿忘却小学生的身份,与幼童们化身勇敢的探险家,尽情玩耍;海上丝路与海战图地雕,静静诉说着关于定海三总兵,关于鸦片战争中舟山人民那“忠荃可风”的铮铮铁骨与赤子之心。

远眺,海天一色,静驻的舟船成为海与天的分界。岛屿如黛,层层叠叠,浓淡相宜,似一幅水墨长卷。抬头,絮状云朵排列成整齐的方阵,在穹顶缓缓平移,仰头凝望,听见时间流淌的声音,更多的是内心的平和。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这座坐落于城西的定海湾公园,在2025年1月11日初展容颜,便瞬间捕获了定海人的心,成为崭新的“遛娃胜地”。海防文化的厚重与科技的光晕在此交融,东海云廊生态带、海岛古城文化带与滨海带在此相会。市民无须远行,便能拥抱这份慵懒与惬意。

我握着手中的风筝线,问身旁的女儿:“你喜欢这里吗?”“喜欢!”她笑意盈盈。“你喜欢什么呢?”“我喜欢在这里爬来爬去,还喜欢在这里放风筝。”孩子用天真的言语,道破了此地全部的秘密——无拘无束便是生活的本真。定海湾公园不只是一处风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宣言:在奔流的时代中,我们依然可以寻得一隅,安放身体与灵魂,与海同歌,与风共舞。

日暮时分,西天渐次染上绯红,絮状的云朵也被镀上瑰丽的色彩。冬日的暖阳完成它最后的仪式,悄然隐退。空气里开始渗入清冷,我轻声说:“回家吧。”女儿乖巧地跃上摩托车后座,双手环住我的腰。引擎轻响,我们驶离这片海,身后,是满满一日的宁静与美好,如海风般长久地萦绕在记忆的岸边。



定海湾公园 佳依 摄